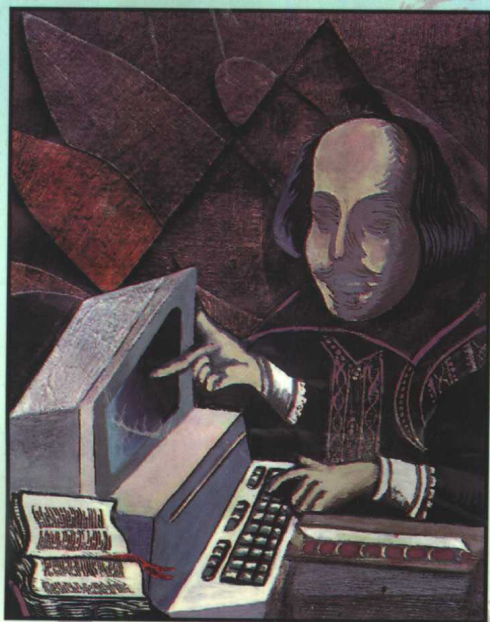


猫头鹰书坊

理解九十年代

陈思和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猫头鹰书丛



理解九十年代

陈思和
郅元宝

李振声
张新颖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九十年代/陈思和等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7

(猫头鹰书丛)

ISBN 7-02-002278-2

I. 理… II. 陈… III. ①文艺理论-文集②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0834 号

责任编辑:刘 兰 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12 千字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定价 9.45 元

序

思和师最近编定一本文学对话集，嘱我作序。这些对话我基本上都参加了，所以不敢推托，谨述其宗旨，并略为介绍成书的前后经过，以便读者对于我们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话题，拓开的思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第一部分，“世纪末中国小说的诸种可能性”，是1994、1995年陆续完成的七篇对话录。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就曾经有过用对话的方式谈论文学的经验。1987年，北京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夏天的审美触角——当代大学生的文学意识》，就是思和师组织我们一班同学在相当集中的一段时间里弄成的一系列文学对话录。这种形式在当时似乎并不多见，所以颇受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注意。直到今天，还有不少青年朋友给主编思和师写信求书，并询问复旦大学中文系参加对话的一些同学后来的工作去向。事隔多年，承蒙这些从未谋面的朋友的牵挂，确实让我们感到由衷的激动和欣慰。

这毕竟是八十年代的旧事了。九十年代还会有这种本身就充满文学色彩的关于文学的故事吗？当这本新的对话集即将问世时，我们不免多了一份当初还不太会有悬念。

1994年初，思和师邀集我们几个朋友，在上海

寒冷潮湿的冬天坐到一起，就中国世纪末小说的可能性发展，展开一系列新的对话。我很自然地想起九年前本科毕业时的那几场对话活动，思绪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今天的大学生多少有点隔膜的八十年代及其特殊的文学氛围。

但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必须用一种新的态度来谈论九十年代以至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在今天的“公共领域”再来渲染那种典型的八十年代情绪，肯定是不合时宜的了。今天，不管对“超越”一词作何理解，至少在文学的世界，我们确乎看到了种种“超越”现象。所以我们希望新老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对话，一起理解文学史在世纪末特殊的时空发生的各种变化。

进入九十年代，复苏后的中国文学，确实出现了某种巨变。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短短几年的时间，文学似乎就已经呈现出“后”春天的景象。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其乐融融的统一的文学聚会解散了，许多人都有失去庇护无家可归的惶惑感。正是在这样一个异常慌乱的无名的时日，我们努力寻找着仍然葆有不竭的创造力和探索勇气的写作者。我们相信，这些人的写作，有可能为一片慌乱的文学广场，重新清理出可以继续走下去的生路。

此时此刻，或许只有“理解”一词，可以代表我们理想的阐释心态。通过认真分析王安忆的虚构热情，张炜、张承志小说中的民间大地以及宗教信仰，余华的“先锋意识”，刘震云的“讽刺艺术”，朱苏进作

品中特殊的精神迸发方式及其现实羁绊，我们似乎在艰难地寻找和确定描述九十年代文学的某种有效的价值原点，以及世纪末文学向过去和未来伸展的多种精神渠道。所有这些，无疑都包含着我们对九十年代文学出现的后春芳韵的理解，而这些理解跟时下通常的许多说法，往往有不尽相同之处——这也正是我们出版此书的一部分原因。

我们发现，“理解”一词如今已经成为类似通货性质的东西到处蔓延。这种语言现象本身，恰恰喻示着世纪末某种普遍的精神症候：人们越来越感到难以理解这个世界了，所以理解行为不得不经常退回到对“理解”单纯字面上的空洞呼喊。我们的理解恐怕也不能例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努力不让自己的理解过于流俗化，变成虚妄无力缺乏诚意的口号。我们的愿望，正是要通过这组对话，提出我们自己对于“理解”的理解。“理解”不等于手术刀式的冰冷无情的解剖，不等于无奈的认可，也不是廉价的同情或迷狂的赞赏。“理解”或许包含了上述种种因素，但真正的“理解”应该是从一个更高的精神立场出发，对所处历史情境的关心和投入。有没有这样的关心和投入，决定了我们这一系列对话的存在价值。

这组对话本来是应孙里先生之请，在《作家》杂志上陆续发表的。张炜、吴亮、王安忆等作家和评论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许多读者纷纷来信，讲述他们读后的感想。这说明我们的对话确实打开了某种“理解”的空间。趁这组对话

结集出版之际，我们对新老朋友的关心与理解，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今后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再搞这一类的对话。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将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悉心维护一切可贵的“理解”。

第二组对话“理解九十年代”，是思和师为《上海文学》杂志开设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主持的两次讨论和一篇我写的访谈录。它们以对话的形式，多少反映了思和师近年对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理解。其中，他对当代中国虚无主义和颓废文化的论述，对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三种价值取向的界定，特别是他以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民间世界三者相互关系的模型重新整合“五四”至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三分天下”的阐释进路，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第一组对话关于单个作家的讨论中，构成了这一组对话的内在思想框架。

之所以把这两组对话录编成一书，我想除了它们之间有内容和思想方式上的相关和一致以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它们所持的大致相同的对话精神。我们都相信，思想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充满活力地生长。对话是思想无限的敞开。在对话中“在场”的，不止有“我们”，还有“你们”。

在今天的读者中间，这本小书将会引起怎样心灵的碰撞呢？

是为序。

郇元宝

1995年3月10日于复旦

目 录

序	郜元宝 1
---------	-------

第一辑 世纪末中国小说的诸种可能性

主持人开场白	陈思和 3
余华:中国先锋小说究竟能走多远?	5
张炜:民间的天地给当代小说带来了什么?	27
王安忆:轻浮时代会有严肃话题吗?	43
张承志:作为教徒和小说家的内在冲突如何 统一?	65
刘震云:当代小说中的讽刺精神到底能坚持 多久?	85
朱苏进:欲望的升华与世俗的羁绊之间能否 超越?	103

第二辑 理解九十年代

我们如何面对“世纪末”	123
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	144
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文学的基本状态	163

附录 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学史	173
------------------------	-----

编后记	陈思和 188
-----------	---------

第 一 辑

世纪末中国小说的诸种可能性

主持人 陈思和

参加者 郅元宝 李振声 张新颖
严 锋 王安忆

主持人开场白

陈思和(主持人):

当本沙龙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来作系列讨论时,我们所面对的文学精神已经像身处高原地带的人面对越来越稀薄的空气一样,感到了安全感悄然离去的威胁。也许小说是近年来最具有实验性的场所,在这里我们还能谈谈其可能性的话题。记得在十年前,有位作家提出一个令当时人十分惊讶的说法:“各式各样的小说”。它虽然没有多少深奥的理论,却为小说在本世纪最后十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前景。因为它朴素,才有力。继本世纪初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程式以后,现代小说所具有的“各式各样”特点同样也打破了自身的程式化,使小说的生命力在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无数次魔方式的演变中经受住了考验。即使在今天文学前景变得十分暧昧的时候,关于它的诸种可能性依然能够使人产生议论它的兴趣。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相关的是议论的兴趣所在是什么,这是个见仁见智的现象,至于我们所关心的,是小说本来应有的可能性和它在目前所能达到的现实性之间的距离。本该存在的东西不一定是已经存在的东西,正如作家希望达到的成就并非是已经具有的成就。尤其是当今小说成了文学与人生关系的一种象征的时候,作这样的讨

论其意义可能已经超过了小说本身的作用。这无需花哨的理论术语也无需世俗的狂热精神,我们想做的,只是以知识分子普普通通的入世态度来看待当代各式各样的小说,在诸种可能性的发展中留下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余华：中国先锋小说 究竟能走多远？

陈思和 余华小说有一个从先锋转向世俗的变化，这变化对当代被称为“先锋小说”的创作思潮具有象征意义。我曾经把余华小说称作是当代中国最生动地体现了“世纪末”精神的作品，这是指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所表现出的创作特点。这也许是我一厢情愿的理解。至少余华并非如我所愿的那样执著，有两个作品标志了余华创作轨迹的转变：一篇是他的创作谈《虚伪的作品》；还有一篇就是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这两个作品都是对他前期创作的总结，这以后余华小说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张新颖 《呼喊与细雨》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里面的人始终没有长大，反复写的是一个五六岁孩子的遭遇和心理经验。我所以说是“反复”写，是因为这些前前后后的遭遇连同这些遭遇所对应的心理感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这部长篇不太有长篇的感觉，不管是从形式上讲还是从所表现的内容上讲。与余华这之前的一些中篇相比，锐利的感觉和冲力减弱了，但作品内部的情绪和感受却细腻和复杂得多。也许反复写同一种东西，会使它“增值”，但增长的趋向不会是

无限的。

李振声 我最早看到的余华小说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当时感觉好像不怎么新鲜，因为那种人物对世事的懵懵懂懂，多少有点装疯卖傻的反应，我们在西方不少存在主义小说那里读得并不少，看来这不是一个很典型的余华作品，此后他连续推出的几个中篇给人的感觉就很成熟，很成型了，像《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它们都集中发表在八七和八八年。我想，这组作品恐怕是余华最能表明他的写作立场和小说个性的作品了，如果说余华能够为当代小说提供点什么，我想大概是靠这些，而不是他此前或此后的作品。

郜元宝 他在文坛引起普遍关注并且有些固定说法的那些小说，是写得比较成功，但在我看来，并不如后来写《呼喊与细雨》时来得真切有味。他擅长写小孩子的世界被大人忽略或践踏后形成的某种精神亏缺，在这方面，余华比莫言有新的开掘。他这个主题也一直贯穿在《星星》以后的小说中，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余华小说的一个精神内核。后来写《夏季台风》也是这样。我觉得余华在八七年以后集束性的几个中篇中往往喜欢把这样一种简单的主题搞得扑朔迷离，反而使他对这个世界的某种个性化的真切洞见被一哄而上的流行趣味和写作风尚给削弱了。

李振声 但这类作品读起来让人感到很紧张，他的感觉非常好，句子很精美，对心理感受神秘的冥

思写得非常仔细和准确,阅读中间你不得不动起全部精神去作出应付,稍微疏忽一下就可能遗漏和破裂这种感觉。这方面他很有特点,当然也与当时的写作风气有关,受莫言那种对心理洒脱无羁的写法的影响。最近读他的长篇时,开始还有点紧张,可后来就没有了,读得顺畅起来,这可能与篇幅有关,篇幅大,一个作者就不可能全神贯注地用那种非常精致的感觉去写,就不能老是用那种所谓“诗意对叙事的干扰”的写法,这样太累了。长篇后来写到“我”在镇上学校和苏家两兄弟的交往,以及追述养父母的故事,诗意对叙事的干扰就不那么大,故事流畅,读起来就轻松多了。所以看来作者并不能总是随心所欲,他的感觉、想象和语言除了要受到他所讲述的东西的制约外,还得受制于小说的体式或篇幅。

张新颖 还有体式和篇幅之外的问题。在以前的一些中篇中,叙述是从一个冷眼旁观的角度进行的,叙述者很冷漠地、很平静地写很残酷的暴力,写一种不可克服的荒谬和命运,……

李振声 《呼喊与细雨》就有点不同了,它不再是叙述者叙述他所不参与的他人的事情,它是叙述人讲述他自己的以及与他自己有关的那些人的故事。对他人可以漠然、冷静乃至冷酷,对自己也许就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部长篇里出现了一点新东西,那就是出现了一些温情的东西。刚才新颖说这部长篇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里面的人没有长大,我却觉得人物的心理在小说中发展迟缓,这未尝不是一种写

法,仔细点说,变化还是有的,比如“我”对哥哥由崇拜到嫉恨到怜悯,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变化吧。

张新颖 但是从先锋小说对文学可能性空间的开拓上来讲,长篇之前的那些中篇可能意义更大一些。那一批写得比较残酷的作品,当时确实有点令文坛瞠目结舌,当代小说以前似乎并不多见这样的表现。

李振声 这种残酷莫言是始作俑者,比如《红高粱》里的剥人皮,然而莫言没有余华冷酷。

陈思和 《红高粱》的残酷里有种人文热情,而《现实一种》里的残酷却是冷漠的,自然主义倾向更为明显。

李振声 余华的一些东西是莫言一些东西的局部放大。莫言有一些人道主义东西,但余华那里没有,他更接近老子那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味道。《呼喊与细雨》在描写弟弟被淹死的场景时,提出了生命是个互相置换的过程这个相当自然主义的看法。比如说,河流是有生命的,它吞没弟弟,是因为它需要别的生命来补充自己的生命。而人也是靠吞食其它生命而若无其事地存在,换句话说,弟弟溺死不足悲。

郜元宝 我认为余华有一个转变过程,如果从一开始就从残酷去看余华,就很可能被迷惑住。挑明了说,他集束性地发表一系列中篇有没有一种文学的策略?我认为像《世事如烟》这类小说中的一些场景设置是可以通过极端理智的方法去处理的,如果没有极端理智的结构意识,他不可能写出如此缜

密的人物活动关系网。我发现他后来反复这样写，便暴露了这是种策略。事实上，余华小说的最高精神取向也许正是在于传达某种消失于细雨中的呼声。呼声的传达经历了几个阶段，一开始如《星星》是直接的告白，到了《十八岁出门远行》似乎预言了一种生存态度上的转折，结果就有了《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所谓反人道主义的残酷小说，形式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到了《呼喊与细雨》，虽然综合了中篇时的形式探索的成果，但整体的表现方式和精神取向上，我感到并不是中篇的相加，相反，长篇和他起步之初的《星星》似乎更加接近了。也就是说，呼声的传达获得了一种更明朗更自然的方式，而且也不是能用残酷一言以蔽之的。他试图在长篇中解释“我”为什么不参与人世的情感纠葛，为什么对人类不抱有希望，虽然曾经也存在过希望。在中篇中他只详尽地谈论一种事实，而从不解释这种过程。他其实并不认为人类“本恶”，没有感情和希望，长篇写他和养父之间的感情，写他和苏家兄弟之间的友情，就写得非常好，非常真实。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那几部中篇写“本恶”，可能是出于一种策略。当然不是出于功利的策略，而是一种观念性的解释世界的冲动和为世界制造一次性的图像模型的艺术理想复杂的混合。

张新颖 其实如果我们把《十八岁出门远行》放大看，就可以看到一個余华对世事和人生的意识转变过程；当然在这个比较简单的作品里这个过程也表现得比较简单。人在社会上生活，不断地遭遇各